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八

萍鄉文廷式撰 書

陳邱明碣石調幽蘭其彈琴每用右手無名指若宋以來琴譜則無有用此指者矣其所謂抑即後世所謂猱上蹴取聲即所謂帶起也其命七絃爲宮商角徵羽文武亦與後世以數記者不同

朱子琴律說云（文集卷六十六）七徽之左爲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又云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爲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

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宫而一齊歸此言琴律至爲簡明俗工不察久矣

琴徽之徽白石道人歌曲作暉

江愼修律呂新論謂琴徽泛聲應先天八卦横圖一徽內無聲之處乾也然則先天之乾爲無卦畫無方位處乎附會無理令人失笑其論四清聲不可去論陳暘樂書之疏率則可謂深有發明者也

朱子中和舊說序文集七十五 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按如此則人自嬰兒至老死竟無一刻得中之時

誠非天命謂性之理宜自變其說也又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文集卷六十四）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又云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按分心性固非即言心而歧赤子之心與此心而二之亦恐非乾坤易簡之理也中庸首章說（文集卷六十七）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竊謂此說得之陳蘭甫師云（東塾讀書記卷九）發而皆中節則非常人所能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常人有之絕無元妙也愚意元妙

雖無然此未發對下文發言其發旣中節而謂之和矣則其未發而謂之中者抑豈常人所能哉且下文又重釋中字固當有致力處也此節在必誠其意之後喜怒哀樂之未發云云必謂誠意之君子矣

莊子逍遙遊篇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釋文四子司馬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水徐扶云反郭方聞反案汾水出太原今莊生寓言也司馬崔本作盆水唐道士成元英作疏云馬彪將四子爲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藏於近事劉璋之說釋文所無不知其何所本也此非漢之劉璋以理度之當是唐人耳元英疏模擬郭

注不甚稱引舊說然其名物訓詁有出釋文外者正當是六朝之舊義耳

皇朝通志云元朱宗文撰蒙古字韻自謂能通音譯實多不能脗合如陶宗儀輟耕錄載元國字以可侯字爲首而是書又依韻會以見經堅可爲首其字母已不相合按以同文韻統華梵合璧之例推之見爲嘎之齊齒音可侯字二合當爲喀之合口音即溪字字母也特次序稍易耳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五云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

華如散金爲許顗謂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是也取予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按此吾郡宋時聞人所以轉不及唐之多實由解額減少故也然以偶不得趙解遂致頓減過半之額則亦有司奉行不善之過耳

又卷一云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未絶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絶然則試卷易書之制始於李夷賓也今府志亦不載此事

范景仁東齋記事卷三云初舉人居鄉必以文卷投贄先進自糊名後其禮寖衰賈許公爲御史中丞又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亡矣按此知糊名足以杜奔競景仁以爲士子之禮亡其說非也

曾慥高齋漫錄云熙甯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校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諂也按宋時對策尚有極言時政者曾慥已有是言更無論明以後矣

枷楠香明姚虞嶺海輿圖作奇南木

嶺海輿圖南夷序云自決隄坊罔恤狐兔凡我虛實皆

了然已久往歲寶安之變正德間佛郎機夷人始稱入貢突入東莞大肆劫掠盈耳未遠杞人有憂正在叵測君子不可謂之迂也嗟乎禍亟於二百年之後而能慮之於二百年以前若姚澤山者亦可謂瞻言百里矣

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有大馬爵師古注廣志曰大爵頸及膺身蹏似橐駝云云徐星伯補注引王懷祖先生說曰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御覽漢紀通典引並作大馬大爵余謂鴕鳥至今有之以其似馬類故謂之馬爵似不必加大字元劉郁西使記亦云鴕鳥卽安息所產大馬爵也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七云呂宋東南又有萬老高人物土產俱與呂宋相類按此即麻六甲此以廣東音譯之故轉爲萬老高矣

宋于廷尚書略說四岳一條云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本莊子正傳會咨四岳巽朕位之語百家之言自有所出按此條甚精然宋人愛日齋叢鈔不知撰人名氏卷五引樓暘叔云從來人說莊子盡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言不無過當鄱陽湯君錫亦云湯名師中

嘉定進士伯紀端明之父與暘叔時相後先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舜
左傳曰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許由
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以上二條是許由事爲依倣讓
四岳爲之宋人已見及此特未知許由之卽伯夷耳
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三十八云風俗通漢有博勞古善
相馬通志氏族略引作博子勞按廣韻云古有博勞疑
兩書各誤衍一字博勞卽伯樂之轉音蓋凡善相馬者
皆謂之伯樂猶善審音者皆謂之師曠善視者皆謂之
離朱矣黃帝時有師曠晉平公時復有師曠黃帝時離朱見莊子孟子離婁之明以爲離朱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明史著錄蓋當時館臣誤以

爲明人

荀子富國篇言明分使羣孫子兵法亦言分數明此儒家兵家富强之大義也荀子曰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吾亦云然

荀子所言君主之國之定法也墨子大旨近民主矣

王制篇云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禮記王制凡執禁以齊衆一段略采其意又四海之內若一家一節即禮記王制達其志通其欲一節之義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一節即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

梁一節之義惟序官一章則荀子多言周制而禮記王制篇兼取殷制蓋漢文博士習公羊家之舊義矣

儒效篇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楊注云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此言是也蓋老子之言道欲以治天下莊子之言道則獨善其身之意多故荀子謂之民德也此老莊之辨也

日知錄卷二十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弒楊太后於金墉城之歲按嵩一作崧崧事見晉書儒林杜夷傳云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又惠帝紀云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

嵩作任子春秋皆刺時之作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有杜崧任子春秋一卷疑此書譏以任入官者故史以爲刺浮僞耳亭林誤爲壬子而强爲之說失之

大唐傳載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爲宣諭使許人納錢授官及明經出身此捐納職官舉貢之故事也

宋釋德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二有景堂記云宣和三年秋芊鄉文益之還自大梁過湘上會余夜語及里中奇豪而高侯尤其魁壘云云此吾鄉文姓之見於北宋者此記亦可收入縣志也

宋王瓘北道刊誤志祥符縣祆神廟注云案西夷朝貢錄康國有神祠名祆畢國有大祆祠說文祆胡神也唐官有祆正一曰胡謂神爲祆關中謂天爲祆瀛州樂壽縣亦有祆神廟唐長慶三年置本號天神據此知祆字乃漢時譯人所造舊經引漢書金人祭天事據霍去病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爲主按說文無祆字徐鉉據玉篇附入耳此說引

北史宣武靈皇后胡氏傳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五子部雜家類西學凡提要引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此祆廟之見於經典者

漢書郊祀志下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

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按徑路神不知何謂蓋亦祆神之類

元迺賢河朔訪古記劉神川先生墓一條云又著歸潛志紀金末喪亂之事與太原元裕之壬辰雜編關西楊奂然天興近鑑東明王百一汝南遺事微有異同按楊奂然名奐有天興近鑑三卷王百一即王鶚撰汝南遺事四卷起天興二年六月訖三年正月盧紹弓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未收王鶚書錢辛楣補元史藝文志雜史類並錄之

能改齋漫錄卷七曰前世學者未有不讀箋注自本朝

能聲律而後學者不復知有箋注矣按宋人經說諸書大抵皆近當時論策文字可知其廢箋注之故正爲與當時科舉之學相反故耳新唐書力詆啖助要是景文之特識

呂氏春秋知分篇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句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高注云已竟也言今竟子按今是已者今指直兵句兵而言謂此即是也其致之死意在言外矣注解已爲竟全失語妙下文晏子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其意謂吾必不回子惟所欲爲也子惟之矣語

未盡而意已足古人文章之妙也注解惟爲宜畢秋帆校本引梁仲子云當訓爲思並非

經典中載言亦有不載全文者如論語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凡言所不者皆盟誓之詞左傳所載如所不與舅氏所不與崔慶之類皆是所不之下當有言句或言同於子路或言守道不變王進士崧說緯言欲正名亦可備一說但仍讀不爲否非是皆不可知要之記者於當時有所隱諱則不記也大約子見南子當在出公輒時王進士之說是子路生平勇於退而難於進故聞乘桴浮海則喜於子見南子及將往公山則不悅也

又案記者曰矢之之字即指子路如顏淵死子哭之之字即指顏淵是也

則天厭之一語即盟子路之辭記者不詳晰書之從可知也

校古書必求其通亦是一病如呂氏春秋簡選篇曰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高注云陳年齊人此漢人猶知之而今日不復可知者也畢秋帆校本引梁仲子云陳年即吳越春秋之善射者陳音善射者楚人也古年音聲相近無論呂覽但言欲劍利而必以善射當之高言齊人而必以楚人當之已非事實且古年音之聲亦何嘗相近乎凡　國朝人言聲近者往往而誤高郵王氏猶不免余未暇一一指摘也

以　皇朝通志謚略核對近時內閣所刊之謚法其人名官職歧出者甚多不能悉錄其謚之互異者直隸總督朱昌祚謚法考云謚勤愍注云一作勤敏一作勤恪均誤而通志謚略乃作勤僖雲貴總督郭琇考作恪勤通志略作勤恪此等同異尚多惟謚法考有宗室王公貝勒以下及承恩公侯謚各類而通志略有額駙謚一門考乃遺之今按略所載額駙謚乾隆以前凡七人惟福隆安班第考列大臣中其耿昭忠謚勤僖　耿聚忠謚愨敏　諾穆圖謚愨僖　以上康熙朝　策凌謚襄　色布騰巴爾珠爾謚毅　以上乾隆朝五人竟不見於考是其疏漏之甚者

欽天監監正南懷仁通志謚略作欽天監治理

謚法考署前鋒統領武穆篤謚襄壯注云一作吳木篤

通志謚略云前鋒參領雲騎尉贈前鋒統領吳木篤謚

襄壯臣等謹案吳木篤以隨征福建創發病故照陣亡

例予䘏故得贈謚今考以贈官爲署任誤也

通志略朝鮮國王謚於李棩後接書李昀謚法考李昀

上尙有李焞一代謚僖順

本朝公主無謚康熙二十年十月端獻長公主端順長公

主皆奉　特旨予謚見通志略

鄂容安謚剛烈當時以其由翰林起家擬文剛文烈進

是　高宗圖去兩文字故謚剛烈謹案此用范承謨之
故事也覲公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
及殉耿逆之難　賜謚忠貞　聖世褒忠之典固有不
拘常例者矣
宋史食貨志五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
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造溫桑偽茶比犯真茶計
直十分論二分之等今茶業不精多方攙雜坐是出洋
之貨日減商耗民貧是宜復申偽茶之禁者也
宋史藝文志雜藝術類有李煜妻周氏繫蒙小葉子格
一卷偏金葉子格一卷小葉子例一卷是小周后尙有

遺書流傳宋時此賦南唐宮詞所當選材者也

宋志總集類有臨賀郡志二卷此後人脩地志別輯文徵之始

宋人稱左諫議大夫爲東坡見玉壺野史卷十不知蘇長公自號何以不避此義又明道爲宋年號而大程子門人乃稱其師爲明道先生亦所不解也此條記辛楣先生閒論之

易繫辭下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朱子本義云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案經義恐人人欲窮神知化故言未之或知注解爲無所用力似非經義

邵康節說易多雜數學殆漢人六日七分及爻辰之類不可謂之明易也朱子原象贊云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其推許亦太過矣

林壽圖啓東錄晉文帝二十七年百濟表求易林及占式梁武帝大同中嘗請給毛詩博士與涅槃等經義余案陳書儒林傳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是百濟於大同中不獨求毛詩博士也林氏失載

梁書王僧孺傳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此以孝經爲兼論忠孝有合於論語篇首

載有子之言實孝經之大義也後世僞撰忠經者爲足以知此

春秋繁露五行對釋孝經天之經地之義其言閎深奥博實聖門相傳之大義所謂下事上如地事天又曰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此告王僧孺者所以言孝經兼論忠孝也

宋季三朝政要淳祐九年記云臺綱不振時從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貼臺諫不敢與爭案後世查辦大臣於彈文亦每有節去者蓋用此例

四庫全書小學類提要謂顏師古匡謬正俗拘於習俗不知音有古今其注漢書動以合聲爲言遂與沈重之音毛詩同開後來叶音之說案經典釋文關雎樂之釋文云音樂或云協韻宜五教反王姬之車釋文云之車協韻尺奢反後漢書孝靈帝紀贊以衞韻孽鈇李賢注云衞協韻音於別反凡此等者甚多甚言協韻卽叶音也蓋顏籀之前已有是說矣

易坤六五黃裳元吉程傳云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宋人或以爲譏宣仁或又爲之辯

其實大賢立言微顯志晦不必一一以恆情推測也余
案後漢書皇后紀順烈梁皇后選入掖庭太史筮得坤
之比李賢注曰易坤卦六五爻變而之比九五象曰顯
比之吉位正中也其後梁后爲皇太后立桓帝誅李固
溺寵官任諸梁兄弟後漢之亡實基於此程子作傳蓋
採此事而深垂世戒未知各家推明傳義者曾論及此
否

同治間續纂江甯府志人物寓賢傳中稱包愼伯善扁
書開近人北魏一派道光中名滿江淮然不如張翰風
女䌌英遠甚䌌英爲吳廷珍農部內曾見其徑五寸楷

書朴茂蒼老卓然元魏名筆也此志爲汪梅村總纂此卷則上元朱桂模所分纂則梅村之言如是也包愼伯論書推鄧石如篆書爲過於李陽冰而陳蘭甫師云鄧篆橫不敢橫直不敢直其筆力雄健尚不如錢衎石先生子婦李氏新陽人偶忘其名因出李所篆聯以示門人又張所書聯余亦曾見之誠與折可喜鄧包皆海內書學大師而兩先生又篤學儒者所言如是余於書學入之不深未敢遽爲論斷也

唐徐靈府天台山記記王羲之入山學葉先生過筆法事出附會然其言曰莫誇端正但取堅端筋力若成自

然端正恰有可取疑唐以前書家相傳之舊說也
杜臺卿玉燭寶典注中兩引埤雅黎氏刻本皆去其上
旁但作卑余謂此不必改也此書書錄解題尙有之則
流傳日本自意中事又敘述淵雅援引賅博非後人所
能僞撰其注中稱今案及今世云云者正當是南宋時
人附入與林億等校素問所稱新校正者同非隋人著
書之例也宜其引及陸農師書耳
宋唐子西論文云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
班揚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既
魏武之讎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一人之言宜非當時

所欲聞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焉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見宋王正德餘師錄卷三此蓋有感於宋時禁三蘇文集之類而發然其言則萬世之公論也

今士大夫仕宦之家往往不及立廟又遠仕他方故祭祀之禮多於廳事行之案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五引盧諶祭法云凡祭法有廟者置之於座未遑立廟祭於廳事可也知此制晉時已然矣又御覽七百三引祭法云香爐四時祠坐側皆置也此制亦至今行之特別設一案當神座前不置坐側耳

宋于廷過庭錄卷一 以乾之六爻明禪讓之法坤之六爻明征誅之法近人以爲非常可喜之義其實程子易傳已有此義特未及于廷言之暢耳于廷曰初之潛龍舜之居深山也九二坤五來降釐降嬀汭當此爻矣歷試諸難其當九三乎四之或躍其攝天子乎案程傳曰初九聖人側微（舜起側微見尚書序）若龍之潛九二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九三舜之玄德升聞時也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九四舜之歷試時也以宋說證程傳不過略先一爻耳無大異也（其言乾元用九之義亦同）坤之六爻程子雖不以文王與紂當之然六五傳

云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蟄言之獨於此不言則其大旨亦與于廷之說合今人言經學不欲稱述宋人然程朱命世大儒其言理亦何所不包也晉庾仲初虞舜像贊云飛龍在天陽德文明亦宋說之所本

臧鏞堂韓詩訂譌云直齋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但見取於諸書其言與究齊詩尙存可據云云案陳振孫所駁甚是呂東萊讀詩記所載董氏即斯人也其言皆依託僞撰余案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卷三十三董氏詩違陽有板本旦夕託人訪納去其間考證極博但不見所出

使人未敢安耳此朱子讀書精審勝呂東萊處鏞堂未
引亦疏
法苑珠林卷五十四引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
而不行謂之曰撮囊今本無此語當出莊子逸篇困學
紀聞亦未載
釋贊甯高僧傳卷七釋義寂傳云乃天台山研尋止觀
智者教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毁寂思鳩集適
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後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
於日本國購獲僅足今刻全藏亦多資日本來者可謂
後先同揆正不獨皇侃論語疏及文館詞林諸書爲儒

流之珍褻已也

李義山詩三十三天常雨華注家未明三十三天之義案隋智者大師維摩經疏云昔迦葉佛滅後有一女人發心修塔復有三十二人發心助修修塔功德爲忉利天王其助修者而作輔臣君臣合之名三十三天

姚秦竺法念譯菩薩瓔珞本業經云釋迦牟尼佛告敬首菩薩言佛子所謂流伽度秦言發心住流諦伽度秦言治地住以下十數條文多不錄云云秦言者皆譯人解說而託於佛言此殆如後世時文代入口氣之類疑天竺文體本有如是者此佛經之所以增多也

徐騎省集御製春雪詩序注錄御批云縮來健否酒醒詩排可有餘力何妨一爲之序以紀歲月呵呵重光自是詞人出筆便有風致然非柏梁銅雀之高華已

文選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注引曹植九詠注二條是陳思王集有舊注也

抱朴子廣譬篇云緜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是晉時已有緜布又房子出緜見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及魏都賦

純常子枝語卷九

萍鄉文廷式撰

王充論衡難歲篇儒者論天下九州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五千里竟三河土中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又云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余按鄒衍知中國之偏東必以天算測之阮文達以天屈西北爲无爲專指中國言亦此義也鄒衍能談至道而紐公孫龍見史記平原君傳豈憑虛臆說者哉

記日之例唐以前於初旬皆不加初字錢辛楣先生說也然稱初一初二者亦復甚古漢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云初七及下九又涅槃經爲晉宋間譯本屢稱初一十五韋蘇州九日詩云初九未成旬是漢晉以來並有此稱特著之記事之文則自宋人始耳北宋張奕墓志云卜十月初三日甲申葬于景雲鄉紹興丁丑蔡果序刊續世說題三月初一日法苑珠林每月十齋日有初一日初八日

閻古文尚書疏證附錄各條閻百詩性情蓋近佻薄阮文達刊　皇清經解不收此書刪裁之卓識也

嚴脩能蕙櫋雜記云閻氏糾駮前人遇有間隙輒肆詆

誤如曲肱而枕之枕字釋文音之鴆反黃陶菴先生文讀作如字誠誤然非大謬也閻著四書釋地於三續中兩存其說糾繆可也奚必兩見乎且云讀黃濬耀文輒笑其不識字呼先哲之名而加以惡聲難乎與言謹厚矣其悔菴學文書潛邱劄記後一篇論亦相近

文達刊　皇淸經解略有刊改及編卷之法皆用　四庫全書之例然文達旋調滇督開板之事多爲嚴杰主持故去取極有未當校勘亦多譌繆

閱沈梅村寒夜叢談知嘉慶閒風俗奢於乾隆至道光中葉而天下華侈極矣道府之署日演優伶負販之妻

並盈珠翠粤寇之亂蕩滌殆盡今則物力彫耗强鄰迫伺而民無悛心徒飾外以虛內不知示儉示禮將何所施也論者以爲西人治國以商爲主商則物力豐盈貨貝流通是亦一說然豈所語於今日之中國哉

國朝抑制宦寺之法漢唐宋明所不及也士大夫亦頗知法度不甚與之往來乃近日則有監司侍從出於其途者矣悲憤何極傅士有正先或未必重秦人之患也

西華門內咸安宮後沿　御溝之西多宦寺所居其閒娼賭皆備查　禁城之大臣知之而莫敢誰何也志伯愚侍郎值文職六班時親見此事爲余言之

元典故編年攷記奎章閣官制云擲制象齒小牌五十上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與畏吾兒字分散各官懸佩出入宮門無禁按元時碑文亦多用三體書其蒙古新字以今時蒙古文讀之亦不甚可通

水經河水注云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鬭訟兵陳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

弘明集卷十一齊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避正當仁義爲本按此雖約孟子書而孟子實未言好智之過疑

出孟子外書又卷十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云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今孟子書亦無此語晉書閻纘傳纘上書理太子之冤曰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按故多善功句與今本孟子文異

蒙古遊牧記鄂爾多斯部注云道光二十五年榆林府知府徐松檄懷遠縣知縣何丙勳查統萬城故址丙勳於是攜南鍼紙筆隨步定向從圁水西渡出邊牆又西渡磨姑河又西渡黑水河又西渡無定河地勢迤而高曼陀二里許至舊相傳之白土城細加相度在懷遠城

正西九十七里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縣城五十里與所謂城在黑水之南者不合惟去白土城北五十里有淖泥河東入無定河之下流疑淖泥河為古黑水其地有土城周圍三重俱用土築云云星伯精於地理然不信禹貢雍梁黑水為一而必欲於雍州境求古黑水亦失之太泥矣

蒙古遊牧記車臣汗部注云元史太宗紀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緑連河曲雕阿闌之地祕史云於客魯漣河闊迭兀阿喇勒地行大聚會案今官行譯改元史誤以曲字屬下讀故改曲雕阿闌曰齊達勒敖拉今案親征錄

之怯綠連河郎祕史之客魯連河而祕史闊迭兀三字必非親征錄之曲雕二字其應以河曲斷句甚明余謂曲雕二字正闊迭兀急讀之音元史亦作庫鐵烏蓋庫曲闊本一音之轉而迭兀鐵烏急呼則爲雕音耳張氏於曲字斷句誤甚特齊達勒之改譯與闊迭兀之音亦未能吻合也

又土謝圖汗部注必以元魏爲俄羅斯人不知俄羅斯之西伯利部自明始有之不能推之數百年以前也俞理初謂烏洛侯侯字必非俟譌自是有識勝張氏遠矣

全唐文八百九邱光庭論運蓋軒宣諸家得失云闕宣

夜之說其理如何曰亦非也易曰天行健既稱行健則有形矣道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又史書每稱天開天裂天若無形將何開裂宣夜言天無形質繆矣按宣夜家說久佚不知光庭何自得之然所謂天無形質其理實高於渾蓋光庭所駁則秦宓天有頭耳之類也

思辨錄不信沈括夢溪筆談月光借日之說是陸桴亭學識不及朱子處惟周髀四游之說朱子屢述之而不悟其非李文貞榕村語錄正之

易林比之萃曰闔闢白日爲月所食春秋隱三年公羊傳何邵公注曰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疑

言日有食之是漢人已知日食由於月掩王菉友肌說云近人有言古人不能推日月食據此二說月之食日固不可見而何自言之是必由推算矣余案印度以日月食爲羅睺計都又多言修羅手障日月而中國載籍能明言月借日光又深知日爲月蝕則天文之學東勝於西舊矣謂疇人子弟分散傳之西方者非甚誣之論也

唐宰輔謚文獻者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按碑作文貞裴耀卿張九齡見徐復鄭珣瑜謚議　國朝二百五十年來宰臣例謚文猶未有以獻爲兼字者唐會要卷八十文獻贈司徒中國公

高士廉贈并州大都督樂城縣公劉仁軌贈太子少保梁國公姚崇贈太尉博陵王崔元暐禮部尚書徐國公劉幽求贈司空趙城縣公裴耀卿贈荊州大都督始興縣公張九齡贈司徒贊皇縣子李栖筠贈尚書右僕射鄭珣瑜徐復議未引高崔未詳其故即平頭之憾自　世宗尊諡後亦不容撰擬矣

唐會要卷七十六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藩知舉放博學宏詞科陳琬等三人及進詩賦論等召謂藩曰所賦詩中重用字何如藩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似不及起遂落下今制試帖詩不許重字用唐時故事也

英煦齋協揆恩福堂筆記云乾隆癸丑會試中式一百

二名覆試磨勘罰科者二十九名按太學題名記是科未經殿試姓名詳載自曹德華至王東林適二十九人殆即因覆試磨勘罰科者蓋當時留殿試者甚稀今則每科必至四五十人殆不可解又是科未殿試之韓文綺乙卯列二甲第六名是罰科後補殿試仍入前十本與近制異

明史袁崇煥傳崇煥以歸鄉勸毛文龍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余謂明人欲備東方必以得朝鮮爲第一義文龍之才蓋不在臺灣二鄭之下

袁督師事蹟載其過訶林寺口占云四十年來過半身望中祇樹隔紅塵如今著足空王地多了從前學殺人不得已而用兵上以衛國下以救民乃仁術也督師以爲學殺人其立心稍誤矣

朱竹垞撰錢龍錫傳曝書亭集卷六十四龍錫訊崇煥方略曰不外東江關甯兩路進兵耳東江者島帥毛文龍也曰舍關甯實地而問海道何也崇煥曰譬奕然局有四子東江其一也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然則崇煥殺文龍後意在經營雙島使 大淸兵不深入崇煥必由海道以襲遼矣

李約農侍郎云袁督師之所以勝　大清者特善用火礮也是時粵東已與西洋互市督師蓋必購槍礮於荷蘭等國矣余按明末陸之瀚陸子韞言卷五云敵之奔突其勢在馬而又巧于發矢我之所恃以擊敵者莫神于火銃其著書之時適當崇煥督師之時則侍郎之言爲有徵也

宋敏求長安志卷十安定坊東北隅五通觀隋開皇八年爲道士焦子順所立子順能驅役鬼神傳諸符籙預告隋文膺命之應及即位拜爲開府永安公立觀以五通爲名旌其神術按明以來江南有五通之廟疑沿此

名而誤別祀妖神與隋文之崇術士亦適類矣五通字釋典多有之與道家義異又輿地紀勝宋時鄱陽有五通廟

佛經偈字多不得其解後魏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卷十五自注云偈者正音云伽他單舉伽字訛言爲偈魏言頌是譯義當爲頌字

明楊升庵經說卷七云公羊傳葵邱之會叛者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甯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記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眞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遡周

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强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亦大可笑按近人汪容甫述學中有釋三九二篇深通古書義例據此則升庵已見及之

宋李心傳朝野雜記卷十三云舊例朝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殿上賜燭出矣慶元五年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貫嚴州特奏名進士皇甫鑑納卷最後廉州特奏名進士劉嘉猷賜燭至一更

四點御藥院言賜燭故事正奏名降一甲如在五甲降充本甲末特奏名降一等如在五甲與攝助教詔如故事按　本朝殿廷考試例不給燭然同治以來及光緒初年法制漸寬久居京師人情洽熟者　殿試寫卷未完往往攜至內閣凡攜出者先寫末頁數行乞收卷者一押便得寫至次晨始畢至丙戌後較嚴癸巳考試試差有燃燭完卷者四人御史陳奏　上意頗不悅　諭嚴禁此實足以肅廷試之制勝於宋制之僅降一等者多矣

王大夫之識小錄明時翰林稱前輩爲老先生今制前輩稱後輩爲老先生其誤不知始於何時

張平子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厲字疑誤衍

南海孔廣陶北堂書鈔校本實林揚伯庶常代撰揚伯名國賡番禺人以甲午庶吉士散館改吏部主事余幼時讀書會之友也丁酉夏卒其平生熟精儀禮未知撰述有成否其弟名國贊字明仲己丑進士授某部主事次年卒通史學撰三國地理志注其已刊者有讀三國裴注述一卷未盡所長二人少極貧其能成學者陳東塾師實周濟教誨之惜俱不永年績學近頗寥落矣

說文無笏字士喪禮竹笏鄭注曰今文笏作忽又按說文云曶籀作曶一曰佩也象形穆天子傳抜帶搢曶郭

璞曰笏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從曰勿聲又鄭注尚書云笏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陸淸獻謂朝覲不執笏爲失臣禮余按馮道使虜以道有重名賜牙笏道以詩謝云牛頭偏得恃象笏更容持是儀使見遼主多有不得持笏者晉書輿服志云手版即古笏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上諭徐用儀補授軍機大臣軍機大臣言補授前此所未有也又是月　命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會議倭韓事預奏時

兩尙書列銜親王大學士前亦前此所未有也聞摺奏仍係軍機處主稿繕摺後兩尙書皆未見云以電奏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而總署之權過於明之通政使矣通政使之權止於壓閣一二日而總署則竟可不奏也以兵事歸總理衙門電寄而總署之權過於明之本兵矣明之本兵不過制各軍之進退而總署之權則兼其礮之放否船之行否而亦制之且能與聞其餉事也而且總署之用財非戶部所能知（兼海軍言）總署之保案非吏部所能核紊職分而敗國家究亦未得一眞通交涉之才爲可歎也（余甲午有一疏請明職分即指總署而言）

烏臺詩案王詵又送弓一張箭十隻包指十箇與軾包

指即今班指蓋聲之轉

廣弘明集卷二十梁湘東繹簡文帝法寶聯璧序東胣

雜賦日本校本云隨同作馳案當作暆

又云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爻蓋當時

二國之書有流傳中土者康居之篆疑其文字詰屈有

類篆書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道人始去服虔曰有道之人去搜

道人二字始此

唐林慎思伸蒙子書誤篇立署于河側用榷商賈之利

立署至不仁云愼思咸通閒人立署河側以榷商利已似近日釐卡之政

宋書顏延之庭誥云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此讀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已以焉字屬下讀足證成王懷祖讀書雜志之說

三洞羣仙錄引感應錄記北齊由吾道榮事由吾蓋複姓

李衎竹譜詳錄卷五仲竹爾雅云仲無笐注云亦竹類僧神珙云笐似琴有絃實未詳其說是神珙於定字母之外別有小學類書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岳其渟如淵又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今本孫子皆無此文李崇賢云譽豫古字通

漢官儀孫淵如輯本載孝桓末侍中皇權參乘問地震云不爲災還宮左選議郎近世權奸乃有以附會災祥罪言官者其識乃出漢桓帝下也君主之世災祥乃不得已而言之後世物理之學日精自不當復加附會然不可以此遂譏古人所謂一時權教理當如此也

困學紀聞卷六云災異古史官之職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枋臣欲抹殺災異三館

遂不復知按抹煞災異古今所同惟　本朝之制凡天變告祥皆由欽天監封奏進書故史官無由得知光緒間修會典館臣移文欽天監詢嘉慶以來事監臣不覆又奏請　旨飭問惇王急責監臣不數日乃回文不及百字略云自嘉慶十九年至光緒十五年天上並無事故其可笑如此館中乃强依時憲術推攷日月薄蝕五星淩犯備一門而已近十年來未知增損若何此特記一時之事實耳

方士塗蔗餘偶筆云同年齊梅麓彥槐精天文推步造渾天儀嘗言談星命者須生人時將經緯度於皎日下對準方驗若僅據某日某時推算毫釐有差休咎或爽

按此即天步眞源之學近時溫明叔侍郎䘵琛傳其術景東甫澧京卿言明叔爲寶文靖之師嘗爲文靖推平生休咎無一字不驗其中有目疾數日亦先推出術數之學信有奇驗者然此事要關夙慧侍郎之門人有梅姓甘姓者傳之皆不甚驗

余所遇通數學者有蔣姓湖北人每有人問休咎但言父母存亡兄弟多寡即可推其誕生年月日時余在京師與友人袁慰亭沈子培張巽之楊廉夫諸君歷試之皆驗然其言休咎則絕不應此小小術數猶射覆之類耳然要不可謂竟無其事

詩大雅正月篇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滅威字變文而義不異古人行文之體如是阮文達揅經室集論之其雙聲疊韻形容之辭似此者尤多楚辭卜居之突梯滑稽注家但解滑稽未有能解突梯者余案突滑梯稽皆疊韻字突梯即滑稽也變文以足句耳以此推之宋玉風賦被麗披離被麗即披離也九辯愴怳懭悢愴怳即懭悢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罷池陂陁罷池即陂陁也上林賦滭弗宓汩史記作滭浡滵汩滭與宓弗與汩皆疊韻也偪側泌瀄偪側即泌瀄也谽呀谽閜文選作閜字谽呀即谽閜也巖磈嵔廆巖磈即嵔廆也

柴池茈虒柴池郎茈虒也大人賦糾蓼叫奡糾蓼郎叫奡也楊雄甘泉賦柴虒參差柴虒郎參差也蜀都賦崇戎總濃崇戎郎總濃也枚乘七發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沌沌渾渾郎庉庉混混也以及木華海賦之濯泲濩渭左思吳都賦之颮瀏颼颼恐用此例若荀子議兵篇之隴種東籠則又見於子書者也

魏武樂府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尙得烹煮之御覽九百一十六漢高以爲鴻鵠高飛䎘獥安施而魏武則慮爲後宮烹煮感物既同措懷則異於此亦足知兩代開國之規模也

文選鍾會檄蜀文注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據此則曹操不獨注孫子兼注司馬法

文選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按此二語出孔北海雜詩此注及曹子建七啟注並引作李陵當別有所本

舊唐書貞觀二十年吐番遣大臣祿東贊奉表曰奴纔聞陛下發駕少選之間已聞歸國不稱臣而稱奴蓋藩禮也

近時上書尊者篇首皆用竊字或不得其解按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陸德明釋文云竊竊司馬彪云細語也一云計校之貌今世所用蓋取私細計校之意兼此二意

金陵詩徵有矢之楨江寧人康熙癸酉武舉光緒丁酉搢紳有三等侍衞憨龍章河南人

唐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卷四居士萬元懿元是鮮卑姓万俟氏按万俟氏自稱姓萬是万即萬字後人讀万俟爲墨其之音者誤也

李仲約侍郎作撼龍經注雅贍極矣然未詳楊筠松之

名及其時代案理氣心印載宋吳景鸞表云唐邱延翰在玄宗朝曾撰進理氣心印經三卷天機書三卷僖宗末贑水曾求己與同關人楊益在兵間得其書後由曾文迪傳陳希夷而景鸞父克誠從希夷學陰陽卜筮故景鸞得之則筠松實名益爲唐末人無疑侍郎嘗疑龍經撼龍不如且抵豨語撼龍抵豨兩典同用或本之東坡則書當在東坡之後余謂東坡亦本之劉夢得何卜賦筠松此語實無可疑且安知東坡不即用龍經耶管御史世銘韞山堂詩集卷十六追紀舊事詩自注云丁未春按丁未乾隆五十二年 大宗伯某掎摭王漁洋朱竹垞查

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長短句內語涉奏請毀禁下機廷集議時余甫內直惟請將曝書亭集壽李倩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當路頗韙其議奏上報可按此事在四庫全書總目告成之後好事者猶妄肆吹求如此陳蘭甫師云自韞山此議後本朝文字之禍始輕韞山詩自言辨雪仍登天祿閣三家詩草一家詞其實所保全者不止此四家矣

抽燬書目銷燬書目違禁書目數本雜出不同歸安姚氏咫進齋刻入叢書順德李仲約侍郎文田嘗爲之考

訂細批書眉已得六七侍郎歿後未知有人爲之刪錄刊行否也

管韞山論文雜言云近日北方詩人多宗蒲城屈徵君悔翁南方詩人多宗長洲沈宗伯確士屈豪而但沈謹而庸施朱王宋之風於茲邈矣余嘗謂自有歸愚之說而詩家天趣與會皆索然殆盡此以庸詆之可謂助我張目者屈悔翁集余嘗得之中亦頗有典雅之作然北人已多不能舉其名者矣

屈復弱水詩集過貞賢里詩自注云二曲李先生顒辭詔講學門弟子三千人所著有反身錄當事表其閭曰

貞賢里歲丙寅余年十九冰雪中扶病詣謁凡止者一
邑同聲子姪孫佩玉友人劉伯容先登龍門又退有後
言竟廢然而返德修謗興古亦有之且東家某可念亦
未有甚至者後欲再訪而先生謝世蓋棺論定年少幽
棼存此識悔余曾校二曲集未知其被謗者何事也據此
詩則悔翁生於康熙七年乾隆丙辰舉詞科年六十九矣
萬立唐南北合參云老子之道文始派最高即關尹子少陽
派最大道家所謂東華帝君姓王名誠字元甫少陽傳正陽即漢鍾離雲房正陽
傳純陽純陽首傳王重陽重陽傳邱長春開北派純陽
又傳劉海蟾海蟾傳張紫陽開南派又尹文始一派文

始傳麻衣即李名和麻衣傳陳希夷希夷傳火龍眞人火龍傳張三丰文始派中麻衣傳希夷少陽派中海蟾亦以丹法傳希夷兩派於斯一匯故以三丰爲文始派可謂爲少陽派亦可純陽又傳陸潛虛開東派李涵虛開西派皆陰陽二品大丹也並統於南宗

神仙家學亦分南北二宗明王禕青巖叢錄云鍊餐服食全眞之教兼而用之全眞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今則北宗爲淸淨自修之學南宗乃陰陽互交以氣而不以形與王忠文所言互異陳文述西泠仙詠自敘云伯陽闡化爲道祖純陽承

凝陽正陽之緒爲道宗純陽再傳宗分南北北則王祖重陽重陽傳邱處機長春劉處玄長生譚長眞馬鈺丹陽郝大通太古王處一玉陽孫不二清淨爲北宗七眞下而王栖雲尹清和宋披雲徐復陽承之南則劉操海蟾傳張伯端紫陽張傳石泰杏林石傳薛道光又名道淵薛傳陳泥丸按惠州府志陳泥丸即陳楠博羅人言其得太乙刀圭金丹法於毘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陳傳白玉蟾爲南宗五祖下而彭耜鶴林蕭紫霞承之皆傳仙佛合一之道按修煉家自謂命功謂釋家爲性功世遂有仙佛正宗等書至近世所傳仙術又多言始自達摩矣

按元人金蓮正宗記王重陽名中孚字久卿咸陽人入道後更名嚞字知明馬丹陽名從義字宜甫寧海人譚長眞名玉字伯玉寧海人劉長生掖城人邱長春卽邱處機已見史傳王玉陽名處一東牟人郝太古名璘號恬然子亦寧海人孫清淨者孫忠翊之幼女馬丹陽之妻亦寧海人後改法名曰不二道號曰清淨散人此陳氏所述然金蓮正宗所記尙有和玉蟾李靈陽與王重陽並稱三祖陳氏囿未數也

梁僧祐弘明集卷八釋玄光辨惑論合氣釋罪三逆一條云乃開命門抱眞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用

消災散禍其可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爲道後至孫恩伕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此則合氣之說由來已久然藉以滅罪又有呪言則非參同契之學故玄光辯儀君而不及伯陽也顧今世言神仙者乃多以釋達摩爲初祖即言合氣者亦宗之殆不可解

黄庭内景經二十二章云三五合氣九九節可用隱地回八術此合氣二字所本入藥鏡等書雖依託而實合氣之正傳也

馮班鈍吟雜錄卷一云道家有雷門忠孝一派其說曰精炁者身之本也不愛精炁者爲不孝心者身之君也

不敬其心者爲不忠余按此派又在南北全眞三派之外江上清琅嬛瑣記云出庚之後接雷門列曜排算每候差早二時止五十八箇時辰爲一候自震庚自巽辛已早六時然則雷門者取出震之意固參同契之支流歟

參同契世傳彭曉注然多不詳其人宋正一道士陳葆光三洞羣仙錄引野人閑話云祠部員外郎彭曉字秀川自號眞一子常謂人曰我籛鏗之後世有得道者余雖披朱紫食祿利未嘗懈怠於修鍊去作一代之高人終不爲下鬼矣宰金堂縣則恆騎一白牛於昌利山往

來似有會真之所往往有白鶴飛鳴前後曉注陰符經解參同契每篆符謂之鐵扇子有疾者餌之則愈是其事實也

遼人箸述傳於世者龍龕手鑑三命消息之外世不多見友人楊仁山文會勤求釋典於日本得藏外之書有遼僧法悟釋摩訶衍論贊玄疏五冊遼僧志福釋摩訶衍論通玄抄五冊法悟書首有耶律孝傑進書表一篇繆筱山編修方輯遼文存余屬其速采入錄仁山云二書皆深於象教當募刊流布也日本存中國唐以前書釋家醫家尤多竄基一行道宣之書凡十餘種余皆見

之惟僧肇金剛經注不類姚秦時語與肇論及維摩經注詞意皆殊檢大唐內典錄及高僧傳並不載蓋僞書也

西人稱中國爲支那（各國音皆略異然實本印度翻譯文故仍作支那或作脂那）名義集云一曰支那讚美此方衣冠文物二曰指難此云邊鄙要之皆後起義也於字音當爲秦字之轉余前卷已言之近人亦頗有同余說者又按翻譯名義集云震旦或曰眞丹樓炭經云葱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余謂震旦與支那亦一聲之轉謂日出東隅者實附會震旦字義觀樓炭經指葱河以東言之

則明以地言亦秦音之轉耳唐李長者華嚴經論卷二十六云震旦國亦曰支提那此云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以立其名卽是今漢國也按强立國名必無之理惟云支提那者蓋提那二字皆是餘音猶臘丁之亦稱臘底諾矣歷代三寶記曰五天目東國總言脂那或云眞丹或作震旦此蓋取聲有楚夏耳翻譯名義集云或作脯丹唐釋道宣釋迦方志卷上云雪山以東至於東海名人主地唯和暢俗行仁義安土重遷是至那國卽古所謂振旦國也豈稱中國爲振旦爲至那亦印度古今語耶振旦卽震旦至那卽支那唐釋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曰印度國俗呼廣府爲支那名帝京爲摩訶

支那余按摩訶大也翻譯名義集以摩訶支那譯大唐不如智昇之塙開元釋教錄卷七云大支那國舊名眞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既云無義可譯則其爲秦字之轉音名從主人益可信矣古教棄參預言徵實一條以秦指中國或有所受之也

余既引肇論以嵐字古訓爲風又案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夕曛嵐氣陰李善注云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嵐綠含切則嵐字當从山風會意風亦聲魏晉閒俗字佛書亦以毗嵐爲猛

風

文選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稱劉楨爲卓犖偏人李崇賢注引潘勗玄達賦曰匪偏人之自趣訴諸衷於來哲是偏人又勗所自稱蓋偏與奇意近偏人即莊子之畸人矣

漢鐃歌遠如期曲處天左則大樂語意甚奇蓋處天左側則天在其右矣大易所謂自天右之吉無不利也陳祚明以爲自黃帝升天語來固爲失之莊述祖引詩在帝左右作證則郊祀之詞與下文增壽萬年詞意亦不相屬也管子戒篇云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

至遠期唯君子乃能此遠加期題之所本

李義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吳禮部詩話謂方朔改臣朔乃佳余按海內十洲記曰方朔云臣學仙者耳十洲記雖依託而流傳已久義山故用之且魏晉六朝文字雙名單稱者不可悉數蕢新錄嘗略記一二吳氏盖未知此義

錢辛楣蕢新錄卷十六七言在五言之前一條云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即成七言荀子成相荆軻送别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於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載於班史者

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於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
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又
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要之此
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虞姬歌不見於史漢諒亦出
於依託余按五言後於七言此論致確惟七言之始萌
荆兩作體尚未成文選江淹恨賦注云董仲舒集七言
琴歌二首其正名七言者當以董生爲稱首歟

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斌斌謂彬彬之説三國
志魏明帝時公卿奏云於文文武爲斌是斌爲會意字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江都人救赫索隱云劉向别錄易

家有救氏注余案漢書藝文志易十二篇無救氏注是
語始於劉錄多所删削也
晉人好名斌廢帝紀有汝南內史朱斌宗室傳西河繆
王斌石季龍載記季龍子斌石勒載記晉兗州刺史檀
斌冀州刺史王斌高僧傳卷六有釋慧斌
史記天官書其人逢俉化言索隱云逢俉謂相逢而驚
也亦作迕化當爲訛字之誤余案化與訛古今字尙書
平秩南訛一作南化是其證逢俉即蠭午之異文索隱
說誤集解俉迎也亦非
滿洲源流攷卷十八云北盟錄女貞言語摩滿滿洲語
薩滿巫也

舊作珊蠻今改正者女巫嫗也按薩滿珊蠻皆蘇幕之轉音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六云高昌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蓋因幕遮二字附會似誤

五代釋可洪藏經音義隨函錄序云如喇嚕哩嘌嘍吒嚩吼嚕咤咀嗦啜論嚂哩自注已上諸字並彈舌呼尤足證唐以前譯語凡特加口旁者皆誌彈舌音也

東坡詩已輸巖蜜十分甜或釋巖蜜爲櫻桃此附會之說耳東晉佛陀跋陀譯大方等如來藏經云譬如淳蜜在巖樹中無復羣蜂圍繞守護此巖蜜二字之所本

釋名釋首飾篇云穿耳施珠曰璫此本出蠻夷所爲中

國人效之耳白香山新樂府時世妝云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而赭非華風然則中國婦女之飾染於戎狄者亦多不獨男子胡服騎射而已

自來史家記南北朝事或以魏繼晉或以隋繼陳正統之說紛然錯出自司馬温公通鑑既作而尊南朝者始無異辭然隋時又有一說與前二說並異者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三云魏晉已來梁孝元帝繹承聖四年乙亥都在江陵爲西魏滅自是南朝歷數北旋其年即魏後元二年蕭衍孫詧魏賜嗣立紹繼梁基是曰後梁既爲附庸則是影國此以隋承周周承西魏西魏承梁長

以意所宜有此論然不沒皆朱實爲至公錄存其言亦足備楚辭之一得也

釋名釋衣服鞾跨也兩足各以一跨騎也本胡服趙武靈王服之

崔豹古今注貂蟬胡服也貂取其外柔易而內剛勁蟬取其清虛自牧識時而動

崔豹古今注李石續博物志卷五引孟詵說並云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花堅可以酌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使大宛得之出張騫出關志緇門寶訓錄雲法師務學十門云李後主得畫牛一軸晝出欄外夜歸欄中

持貢闕下太宗示羣臣無知者傅錄贊寗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于摩色染物則晝顯夜晦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

按張騫書漢藝文志不載此等自是六朝人附會然如述異記金樓子之類亦瑰異皆可觀

牟子理惑論云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於是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是後漢時亦有

張騫且奉使至天竺矣然他書多稱景遵少及張騫或
出牟子誤記也藝文類聚等書引張騫出關記當是此
人僞攷
唐釋法琳上秦王啟引陶隱居年紀齊秘書楊价史目
數條二書隋經籍志失載
趙毅北地新平人隋祕書郎司隸刺史撰文帝起居注
二十五卷大業略記三卷並藏秘閣見唐釋道宣集古
今佛道論衡卷丁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元魏正光二年七月明帝加元服
設齋勅法師與道士論議姜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

當時於佛何得一無言記曇謨對曰眞是仁者不識覽不弘廣何得輒謗孔子於佛無一言仁者若不相信孔子自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仁者請自披究足得聞曉案三備卜經未知何書周易辨終備或作中備疑是曇謨所指然今之所傳殊無佛出之語豈有脫佚或非此書耶此與孔子衝波傳等同爲委巷流傳不足據爲典要耳

宋陳葆光三洞羣仙錄引王氏神仙傳云王纂當晉室擾攘之時憫斯民之苦每夜飛章以告上帝俄感太上自空而下告之曰子憫生民形於章奏吾得鑒聽於子

遂命侍童取三五齋訣授纂曰勉而行之真仙可冀

李衎竹譜詳錄卷五引顧東義訓有篤竹𥫗竹

純常子枝語卷九